



【风华篇】

绾青丝，挽情思，任风雨飘摇，人生不惧。  
浮生一梦醉眼看，海如波，心如皓月，雪似天赐。你自妖娆，我自伴。永不相弃！



波波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绾青丝

WAN · QING · SI

波波◎著



WAN · QING · SI

【风华篇】

# 缠青丝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绾青丝. 3 / 波波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

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80673-998-3

I . 缙... II . 波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1738 号

**绾青丝 3**

---

作 者: 波 波 策 划: 张国岚  
责任编辑: 李 伟 美术编辑: 美 慧  
封面设计: 小 贾 责任校对: 成 仁  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
邮政编码: 050061  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  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  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  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  
E-mail: hspul@163.com  
印 刷: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  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
字 数: 265 千字  
印 张: 17.5  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 
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80673-998-3  
定 价: 22.0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WAN · QING · SI  
**波波**

2001年开始在网上写文，以《绾青丝》成名于网络。曾出版小说《花神的女儿》，并著有长篇小说《珠子》、《追》等。

写文是为了自我满足，若能在娱乐自己的同时给读者带去一点快乐，是我莫大的幸福，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所有朋友！



魔方工厂投稿信箱：  
MOREFUNKIEHU@VIP.SINA.COM  
MOTIE@VIP.SOHU.COM



# 目

CONTENTS

# 录

1

第 01 章 · 归京 · 1

第 02 章 · 夫君 · 5

第 03 章 · 矿难 · 10

第 04 章 · 骚乱 · 16

第 10 章 · 访客 · 45

第 05 章 · 鬼面 · 21

第 11 章 · 面圣 · 51

第 06 章 · 暗鬼 · 26

第 12 章 · 变故 · 56

第 07 章 · 闺情 · 31

第 13 章 · 楚殇 · 61

第 20 章 · 剖析 · 95

第 08 章 · 面摊 · 35

第 14 章 · 心病 · 65

第 21 章 · 试探 · 99

第 09 章 · 沉谙 · 40

第 15 章 · 私召 · 70

第 22 章 · 冤案 · 105

第 16 章 · 太后 · 75

第 23 章 · 线索 · 110

第 17 章 · 禁军 · 81

第 24 章 · 秘密 · 114

第 18 章 · 寻衅 · 86

第 25 章 · 玉枕 · 118

第 19 章 · 述情 · 91

第 26 章 · 辐射 · 122

第 27 章 · 家宴 · 126

第 28 章 · 妒妇 · 131

第 29 章 · 落水 · 135

第 30 章 · 戏子 · 139

第 31 章 · 遇刺 · 143

第 32 章 · 推断 · 147

第 46 章 · 兄弟 · 233

第 33 章 · 毒计 · 151

第 47 章 · 除夕 · 241

第 34 章 · 流言 · 155

第 48 章 · 归宗 · 246

第 35 章 · 科举 · 159

第 38 章 · 例诊 · 178

第 49 章 · 鸳侣 · 251

第 36 章 · 军校 · 164

第 39 章 · 病因 · 186

第 50 章 · 早产 · 256

第 37 章 · 审讯 · 169

第 40 章 · 黄雀 · 194

第 51 章 · 昏睡 · 262

第 41 章 · 探花 · 202

第 52 章 · 云逝 · 268

第 42 章 · 情蛊 · 212

第 43 章 · 奇花 · 220

第 44 章 · 替身 · 225

第 45 章 · 重逢 · 229

海客乘天风，将船远行役。

譬如云中鸟，一去无踪迹。

我望着沧江两岸的景色，脑子里不由自主想起李白这首《估客乐》，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沧江是天璽国的母亲河，贯穿南北，与东西走向的潢河一起哺育着这片土地的人民。此际，沧江上行着一条三层船舱的大船，正是云家载我与云峥返京面圣的家船。三日前，我们接到皇上的圣旨，除了赐给我们新婚的礼物之外，还封给我一个一品荣华夫人的名衔，末了要求我们进京面圣谢恩。

进京面圣？纵然我心里老大不情愿，可皇命难违。刚接到圣旨的时候，老爷子蹙着眉把云峥叫进书房，两人嘀咕半天才出来。出来的时候云峥面色平静无波，让我不用担心，我其实并不怎么担心我自己，反倒有些担心他，尽管皇上的圣旨赐物赐名极尽恩宠，但这一招很明显的像是当初清室将吴应熊留在京里当人质，以挟吴三桂不要轻举妄动。难道皇上对他一直忌惮的云家，已经在开始走棋了？把云峥弄上京，随便找个什么理由留下他，以挟制永乐侯吗？

尽管云峥表现得很平静，我却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气氛。只是，我们都是成熟的人，都知道尽量排解开这些不愉快的事，把好的心情带给对方。云峥的身子不好，每到月中，便有专职大夫给他做一次例诊，之后他要调养两天，这两日他身子很虚弱，一般都是卧床静养，出行要坐轮椅。这些是我嫁给他的第二日，便找来家仆问清楚的。

拜堂那天，云夫人没有出现，我事后问云峥，难道真的要禁足云夫人一辈子，连儿子的婚礼都不让她参加？云峥抚着我的长发，脸上有些无奈：“不是我想关住她，现在她那样子，不关住也不行了。”我开始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后来去看了一次云夫人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她疯了。从那天在我们面前失仪发疯之后，她便谁也不认识，不认得云峥，不认得云崇山，也不认得贴身服侍的丫鬟，不管谁接近她，





她都缩到墙角尖叫，嘴里一直念叨着“妖孽！杀死你！去死。”云家对云夫人的发疯讳莫如深，究竟她有怎样的心魔，我也无从探究。

云峥对我很好，这个整日受病痛折磨的男子，生性平淡，从不对任何事强求。尽管他说并不强求我接手云家的事务，但我却不忍心让饱受病苦的他还那么劳累，而且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个闲得住的人，真让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时间一长肯定受不了。我试着接触云家的生意，老爷子让我从管理账目开始，我开始了在云家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将他们沿用了数百年的流水记账法，改成了现代的表格记账法，把云家的账簿理了个遍，终于明白云家为什么如此有钱了。

记得曹雪芹家里以前是给宫里做衣服的，家里就有钱成那副德性，而云家的“云裳坊”跟曹家干的江宁织造差不多，但这却不是云家的主流生意。云家的主流生意是漕运和矿山，云氏家族控制了天盟国两大水域沧江和潢河的漕运业务，包括开发运河，制造船只，征收膳粮、军粮等。云家手里还有天盟国数十座大型银矿、铜矿的私产，另外包揽了全国所有铁矿的开采权，银和铜是铸钱的，铁是铸兵器的，我到了古代才知道原来古代对刀剑兵器的管制是很严格的，并不是像武侠小说里写的，个个大侠都可以拿把刀行走江湖，带剑上街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少林寺的武僧兵器以棍为主，因为棍不属于兵器。一个家族，手里掌握着一个国家的钱、粮、兵器的命脉，他如何不能富甲天下？又如何不被皇帝所忌惮？云家有三大执事，分管三方面的事务，我开始管账的第一天，云老爷子就安排我与这三位执事见过面，一位是负责漕运的云天海，一位是负责矿业的云天常，这两位都是云崇山的堂侄、云峥的堂叔，还有一位就是永乐侯的堂弟云崇岭，他负责织造和云家其他的酒楼饭馆等杂牌生意。

三位执事面子上对我态度倒还客气，但对我这身为晚辈的云家少奶奶并不一定心服，我也不以为忤，这本是人之常情，何况我并没有什么过人的表现值得人信服。直到我要求用表格记账法，代替他们传统的流水账记账法，才让他们惊讶了一回。本来这套记账法我教给过莫修齐，但莫修齐在我嫁入云家次日，便留书辞去了云裳坊的账房先生一职，带着莫桑离开了沧州。不知道是因为愧对我，还是怕我向他报复，看来他对云峥的堂妹也绝了念想了。知道他们走了，我心里也没什么感触，莫修齐身无大才，即使留在云家，也不过是把“云裳坊”的账房先生继续做下去，我不会打压他，却也不会重用他，背叛过一次，已经够了。

我的绣庄和火锅店，作为我的私产，没有和云家的产业融合在一起，本身云家绣庄和我的绣庄面向的客源都不同，我让小红做了管事，不要她再跟在我身边侍候。小红开始死活不同意，我坚持不让她跟我，我要为她的将来做打算，等她以后嫁

人时，我送她一间店做陪嫁，现在不磨炼，以后怎么管店？

而安远兮，在我婚后三日回门去看福爷爷时才得知，他变卖了家宅，带着安大娘和安生，离开了沧州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看来，他是下定决心，要彻彻底底地远离我了。这样也好，如果离去能够遗忘，对谁都是一件好事。

江风凉凉，我站在三楼的观景台上，望着远处的江景，回想着这段日子以来的种种，只觉得恍然如梦，来到这时空近一年，我已为人妻，过的都是我前世从未体验过的生活。如果这日子能平平静静地过下去也好，只是，想到此次回京，除却皇上对云家的种种忌惮不说，单是我自己，就有可能卷回到蔚家那假冒案中，若是真相被披露，这京师不知道又会怎么变色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蹙起了眉。

“叹什么气？”云峥温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转过头，凝进他温柔的眼睛，笑了。

“你起来了？”我握住他的手，拉他坐到船头。我们这条船绝对称得上是古代的豪华游轮，三楼有我和云峥的卧房、书房、浴房、会客厅、休息室，二楼有数间客房，加一个大的会客厅和休息室，还有娱乐室，一楼是家仆和船夫的厢房，有餐厅，后半船还有马厩。二三楼都有大的观景台，我专程让人在观景台上摆了藤桌藤椅，每一层的栏杆也都连有长条凳。这船的外部看起来只是庄重大气，并不十分华丽，里面的设计也不金碧辉煌，却雅致、精巧，每一个细节都追求完美无缺。

云峥的手有些凉，我握住他的手，笑道：“我的手到了夏天就烫得想浸到凉水里，现下正好，给我当个凉手炉子。”

他宠溺地笑了，环住我的肩，我静静地倚在他怀里，听他轻声道：“叶儿，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嗯。不担心。”我在他怀里点头，笑道，“老爷子肯放心让我们去，肯定是留有后着。”

他失笑地低头看我：“鬼灵精！”

我笑眯眯地看他：“所以我才不怕，我们尽管慢慢走，一路把该看的该玩的，都逛遍。”从沧州到京城，正常的官道要走两个月。给朝廷送信的驿马日夜兼程要跑十天，如果坐船，坐到京城，恐怕已经是秋天了，再加上我们一路上有意无意地闲逛耽搁，即使要面对京城那堆烦心事，也要等到几个月过后。此次选择走水路，除了云峥身体不好，免去他车马劳顿之苦，还因为水路安全，全程都在云家的势力范围之内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的旅行，了解漕运和矿山的一些运行操作。最后一条，是我自己要求的，所以在选择路线的时候，我挑了沿江几个矿山作为视察点。



“阿花姐姐！”金莎从楼下欢快地跑上来，服侍她的小丫鬟跟在她后面跑得气喘吁吁。我笑着揽过她，掏出手绢擦她额上的汗：“什么事这么急匆匆的？”我嫁入云家之后，把金莎接到了我身边，本来这次上京没准备带她的，毕竟我们不是去玩，可这丫头死活要跟来，哭得惊天动地，好不伤心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了。

“小黑跟小白打起来了！”金莎兴奋地道，“小黑不乖，老是欺负小白，小白不理它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我讶异地道。

金莎连连点头：“阿花姐姐，去看嘛！”

“云峥，你去不去？”我转过头看他，我老是不习惯“相公”、“娘子”之类的称呼，每次听见别人这样叫都觉得很好笑，所以我只叫他名字，云峥倒是心有灵犀，见我这样叫他，便也不叫我娘子，只叫叶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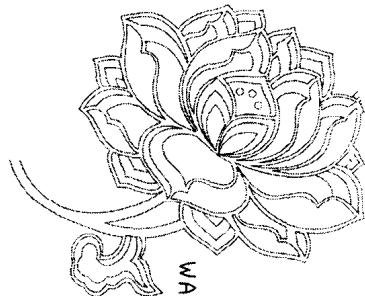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”云峥笑道，“我去书房待会儿。”

我跟着金莎跑下楼，去看那两匹情侣马闹别扭。小黑和小白是玉蝶儿送回来的，玉蝶儿回到沧州时，我已经嫁给云峥数日了，那花蝴蝶初时一脸错愕，待见过云峥，才对我笑道：“花花，我算是相信你的眼光了。”

我只是笑，玉蝶儿哀叹道：“连花花都嫁人了，这世上再无我玉某可留恋之人……”

我笑着啐他：“那你去死吗？”

玉蝶儿嬉笑道：“死倒不会，这大好河山还等着我去游历呢！”说着眼睛一亮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。次日玉蝶儿便离开沧州，留给我两只信鸽，方便我有事找他时与之联系。我知道，他一准儿又找到好玩的事儿了。我其实非常喜欢和玉蝶儿的这种朋友关系，他对我虽然态度亲热语气暧昧，但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永远都只能是朋友。他其实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好玩的、新鲜的事物，跟来沧州不是为爱情只是为有趣，因为玉蝶儿太清楚我的稟性了，我设计楚殇那个计策打消了他对我全部的绮念。他有趣的采花贼生涯因为我这个有趣的朋友而弃如敝屣，如今我这个有趣的朋友嫁为人妇要过去正正经经的日子了，他自然要去寻找下一个有趣的东西来玩，这就是玉蝶儿。有时候，我真的很羡慕他，因为，他是一个真正只为自己而活的人。



“我赢了！”我将最后一颗珠子跳进云峥的阵营里，喜上眉梢，“终于赢了你一次。”

云峥优雅地浅笑，我抬眼道：“你没让我吧？”

“你需要我让吗？”云峥笑道。

我凑近他，伸手钩住他的脖子，笑道：“如果是别的男人呢，就不用，如果是我老公呢，让让我又何妨？”

“老公？”云峥微微挑眉，眼里有不解。

“呃……”我皱了皱眉，“我家乡有些地方把丈夫叫老公。”

“那妻子呢？”云峥眼里闪过一丝趣味。

“老婆呀。”我笑道，左手钩着他的脖子，右手捋起他耳边的一缕发，用发梢挠他的脸。他轻笑着抓住我捣蛋的手，将唇凑到我耳边，温热的呼吸弄得我耳朵痒痒的：“老婆！”

我笑起来，他的唇落到我的脸上，辗转轻啄，从额头，到眼睛，到鼻尖，最后落到唇上，轻轻碰了碰，我咬住他的下唇，他低低地笑着，温柔地吻我的唇舌。

“云峥，你现在比较像个活人。”待他的唇离开，我叹了口气，倚到他怀里去，轻声道，“知道吗，我最初总觉得你像画里的人，美好得不真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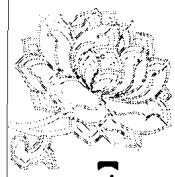
“近朱者赤。”他轻笑着拥紧我，我笑着轻捶他，眼睛落到桌上的沙漏上，见那些沙快流完了，轻声道，“该吃药了呢。”

从他怀里站起来，去柜子里取出玉瓶，倒了一颗红色的药丸出来，从桌上的水壶里倒了杯温开水，将药和水递到他手里。云峥服了药，轻叹道：“今儿又是十五了。”

“嗯。”我握住他的手，“为什么不让我陪你？”

每月十五，云峥都要与他的私人大夫傅先生待一晚，云家的人告诉我，傅先生是来给云峥诊病的，但每次，云峥都不肯让我陪他，此次出行，因为要在路上耽搁数月，傅大夫也与我们同行。

“我不想吓着你，傅大夫诊治的手法比较吓人。”云峥



笑着拍我的手。

我蹙起眉：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怎么会怕？我想陪你。”

“可是我不想你看到我最难看的样子。”云峥握着我的手，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，轻哄道，“乖，别不高兴，我弹琴给你听好不好？”

“不要。”我摇头，“我不要你那么费神。”

有人轻敲房门，云峥扬声道：“进来！”

傅大夫推门进来，站在门口，轻声道：“峥少爷。”

云峥看了我一眼，对傅大夫道：“我们去楼下吧。”

“云峥……”我握住他的手，他微笑着，语气却是坚持的，“我今晚住客房，你好休息。”

我只得放手，蹙着眉将他送到楼下，看着两人进了一间客房，掩上门。这豪华大船的隔音效果是极好的，门一关，我根本无法听到什么。云峥的病，我问过傅大夫，他只说是先天不足，以至体弱。云峥是早产儿，生下来差点就死掉了，是傅大夫把他救活的，这些年也一直是他在调理云峥的身子，说他是云峥的再生父母也不为过。我本应该信任他的，可是，云峥的病情，真的如此简单吗？为什么每月十五，他都要进行例诊？为什么例诊过后，他便虚弱得要卧床？我从未听过早产儿有这些症状。

这一夜我睡得并不好，因为担心云峥例诊的情况，暮色刚退，我就起床了。丫鬟宁儿和馨儿服侍我梳洗，宁儿给我绾了一个简单的发髻。出嫁之后，我的头发不再垂于脑后，但也没梳这时空复杂的发髻、戴着沉重的假发，只简单地把头发用一支簪随意地绾起来，我收藏的美丽发簪终于不再被束之高阁。

吩咐两个丫鬟去准备一会儿云峥要用的热水，下了楼，见云家的铁卫，云乾、云坤、云离、云震四个人守在云峥昨晚进行例诊的客房门口。云家有一支卫队，号称十八铁卫，分成两组，每组九人，分别设有队长一名，一组在明，一组在暗，职责是保护云家族长的安全，此次出行，永乐侯派了九名明卫与我们同行，不过我想老爷子在暗中应该也有些部署。

四名铁卫见到我，一起躬身道：“见过少夫人！”

“云峥还没出来？”我抬了抬手，示意他们不用多礼。

云乾道：“回少夫人，还没有。”

我蹙起眉，有些担心，天都亮了，怎么这次耗了这么久？正疑惑间，门开了，傅大夫看到我，淡淡地点了点头：“少夫人来了。”转而对站在门外的铁卫道，“进来扶峥少爷上轮椅。”

我立即跨进屋，云峥脸色苍白、全身无力地被铁卫抱上轮椅，见我进来，虚弱地笑了笑。我跑过去，蹲到他身前，见他满头是汗，神情疲累，心疼地道：“云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已经习惯了，不用担心。”云峥的手动了动。

我赶紧握住他的手：“先回房歇着，别说那么多话。”

铁卫将云峥推进船上一个木包厢，这个包厢可以把人送到每一层楼的船舱，类似现代的电梯功能，不过我不知道工匠们具体是用什么方式来完成的。铁卫把云峥推进三楼我们的卧室，将他抱上床。宁儿和馨儿将热水送进来，馨儿拧了热毛巾，宁儿准备去解云峥的衣裳，我接过馨儿手中的毛巾，对两人道：“我来吧，你们都出去。”

云峥每次例诊完，都流一身冷汗，要净身换衫，才睡得舒服。我坐到床沿，解开云峥的衣服，他轻声道：“这些事让丫鬟做就可以了……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：“想都别想，我看她们做过一次，知道怎么帮你擦了，我老公的身子，以后只能露给我一个人看。”

云峥低低地笑起来，望着我的目光温柔如水。我用热毛巾轻柔地擦拭他的脸、脖子、双臂、胸、腹……他身上的皮肤跟脸一样苍白晶莹。云峥很瘦，但瘦得并不像我婚前想象中皮包骨那么离谱，应该说，还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清瘦身材。他的皮肤被热毛巾擦得泛起淡淡的粉红色，我的毛巾擦到他的私处，脸上微微有些发烫，但没有敷衍了事，仍是一丝不苟地把每个部位都擦清爽了。抬眼看云峥，他的脸上也带起淡淡的粉色，温柔地看着我。

“穿衣服了。”我从柜子里取出干净的内衣，帮他换上，拉过薄被盖到他身上，“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再休息？”

“我想先睡会儿。”云峥闭上眼睛，看来昨晚是真的很辛苦，不多时便睡沉了。我见他睡熟了，开门唤了丫鬟轻手轻脚收走水盆，在屋里点了一支宁神香，拿了一本账簿蜷到窗前的软榻上去看，房间里安静下来，只偶尔响起我翻动书页的声音。

此次出行，我带了一箱云家数年来的账簿复本在路上看。这两天我在查账的时候，在账簿里发现一些很奇怪的支出项目，不管是漕运、矿山还是织造的账簿，都有相同的支出款项。可是支出款项却没有注明是做什么，只写了个“外”字，另外用一些奇怪的符号做了标注，看上去像是密码暗记。我仔细查了查，发现这种支出项大约从七年前就开始出现了，开始一年的账簿上只有零星的记录，后来渐渐多起来，每年的账簿有超过一半的钱都用在这个奇怪的支出上。我准备再多看几天账，理清



这些疑惑，再跟几位执事询问是怎么回事。

有人轻轻地敲门，我看了床上熟睡的云峥一眼，轻声道：“进来！”

宁儿推门进来，走到我面前，轻声道：“少夫人，德管家说有要紧事要见您。”

我掩上门，走到外间，门口守着云巽、云良两位铁卫，云德站在屋子中央，见我从内室出来，将手中的一支竹筒儿双手呈到我面前：“少夫人，刚刚收到隆兴铁矿发来的紧急飞鸽传书。”

我接过竹筒儿，抹掉封泥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纸卷儿。隆兴铁矿是天曌国最大的铁矿之一，位于沧江沿线的铁山郡，坐船还要五日才能抵达，是此行我准备去视察的其中一个点。我展开纸卷儿，看清上面的内容，脸色一变。传书是矿山执事云天常发来的，说是两日前隆兴铁矿发生了一场大型矿难，死伤过百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之中。

上百人的矿难？怎么会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故？云德见我脸色不善，忐忑地道：“少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我将纸卷儿递给他，云德见了，大惊道：“少夫人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要赶紧禀告给峥少爷！”

“他昨晚例诊，现下睡得正沉，先不要吵他。”我坐到榻上，冷静地道，“云德，以前有发生过这种事吗？云家是怎么处理的？”

“以前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矿难，只遇到过几次小事故，有时候是侯爷亲自去解决，有时是峥少爷去。”云德道。

“安抚伤患和家属，与官府沟通，处理事故责任人？”我沉吟了一下，问道。回忆起前世那些大大小小的灾难事故，我们的党政领导人做的无非是这些。

云德眼里闪过一丝诧色，点头道：“是！”

“嗯……”我点点头，“我知道怎么处理了，云峥的身体现在不适宜去矿上处理这事，我代他去，如果现在上岸，快马赶到铁山郡，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一天！”云德道，转而面带忧色，“少夫人，您亲自去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你怕我处理不好这事吗？”我看了云德一眼，淡淡一笑，“如果我处理不好这些事，怎么做云家的主母？”前世做了几年的工会干事，慰问安抚这些工作，对我来说驾轻就熟。

“云德不敢！”云德赶紧道。

我想了想：“你和云离、云震跟我一起去，其他的铁卫留在船上保护云峥，我不知道会在铁山待多久，所以船不要停，可先行上京，我每日会给云峥飞鸽传书通报

情况，事情处理完了，再赶去与他会合。”

“是。”云德听话地出去办事了，我转进内室，怕把云峥吵醒了，轻手轻脚地收拾衣物，可这些轻微的声响还是吵醒了他：“叶儿……”

我赶紧坐到他床沿去，微笑道：“你醒了？饿不饿？我让宁儿去厨房盛汤给你喝。”

他点头，我赶紧吩咐宁儿去盛汤，云峥见我装了一背包东西在桌上，挑了挑眉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我将隆兴铁矿的事跟他说了，再说了我的想法，开始还怕云峥会反对，没想到他点点头，淡淡地笑道：“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。”

“你不怕我搞砸了吗？”我望着云峥的眼睛，笑道。

云峥微微一笑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是的，他相信我。他对我的信任不是盲目的信任，而是缘于深深地了解。记得我刚刚答应老爷子管账的时候，也曾担心过自己没那么大的本事，把云家的家业打点好。云峥笑着鼓励我，说云家数代从来没有在这个世上遇到过像我这样，能“想出”那些具有开创性经商理念的独一无二的“天才”，我有这个时代的人没有的东西，他知道我的弱点，也清楚我的优点，我的弱点可以慢慢调教好，但我的优点却是别人学不到的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云峥，是真的了解我的。叶海花，今生能遇到如此知你懂你的夫君，你何其有幸！

一路快马扬鞭，我骑了小白去隆兴铁矿，本来想骑小黑的，但那家伙脾气大，根本不让我碰它，我又气又急，拉了小白出来，恶狠狠地道：“叫你要脾气，我把你的老婆带走。”小黑见我把它老婆牵走了，龇着牙冲我发火，我有心教训它，硬是把小白牵走了。说起来，小黑真是认主得很，骑过它的只有尔伦大哥、安远兮和丹尼，当初玉蝶儿送丹尼去拜师的时候，它也是不肯让玉蝶儿骑它的，所以玉蝶儿一路都是骑乖巧的小白。

在山路上奔跑了一天，我全身的骨头都要抖散架了。天快黑时，山坳里闪出星星点点的亮光，云德紧跟在我身后大声道：“少夫人，前面就是隆兴铁矿。”

“再赶快点！”我大声道，不知道云天常把事故处理得怎么样，希望他能控制住场面。快接近矿山大门时，发现那里一片喧嚣，很多人围在门口呼天抢地，近了，看到男女老少皆有，一个个表情悲痛，哭成了泪人，有些人愤怒地拍打着紧闭的矿山大门，看起来像是矿工家属。看到我们几个骑马过来，立即有人冲出来拦马，我赶紧收住马，盯着拦在马前的少年，那少年盯着我，怒道：“你是云家的人吗？”

云德怒道：“这是我们侯府的少夫人，快让开！”

此言一出，反而有更多的人围了过来，云离和云震策马护到我身侧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扑到马前，痛哭道：“少夫人啊，我儿子和孙子到底怎么样了啊？矿上的人不准我们进去，都三天了，没个信儿，他们到底是死是活啊……”

我一惊，云天常这几天在做什么？难道他没有做安抚工作吗？那少年瞪着我怒道：“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们以为能瞒得了多久？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”顿时，群情激愤，有人大声嚷嚷道：“我们已经有人去府衙门了，很快大家就会带人来……”

难道这里不是全部的遇难者家属？不能让事态继续扩大，我赶紧下马，大声道：“大家静一静！”



我扶起那个痛哭的老婆婆，安抚道：“婆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人尽快处理好矿难，我保证你的家人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”

人群安静下来，我环顾四周，扬声道：“各位乡亲，隆兴铁矿发生这次的意外事故，我心里也十分难过，我知道里面有你们的亲人，现在生死未卜，我非常体谅你们的心情，请大家先不要着急，我这次来，就是专门来处理这件事的，等我进去了解了情况之后，一定尽快给你们答复。”

“你能做主吗？”少年怀疑地道。

云德大声道：“她是我们小侯爷的夫人，绝对能做主！”

“云德，去让他们开门！”我淡淡一笑，云德怔了怔，眼睛扫了扫黑压压的人群，“少夫人……”

我看着四周的人群，大声道：“我知道大家很担心里面的情况，我让大家进去，但是，请大家不要乱跑，都留在我们安排的地方等候消息。现在是晚上，矿上的情况还不清楚，大家如果跑上山非常危险，请大家配合，否则万一你们的亲人如果幸存，而你们反而出了意外，也会让他们非常伤心。大家能答应我吗？”

人群嗡嗡地交头接耳，一会儿，都纷纷点头，大声同意。云德上前打了个信号弹到夜空中，一会儿，矿山大门慢慢打开了，人群纷纷向前拥去，我大声道：“大家不要挤，依次进去，不要在混乱中受伤。”

我策马跑在前面，云天常带着人在大门进去不远处等我。见我带了矿工亲属进来，脸色有些难看，我低头看他，大声道：“常叔，让人准备地方带矿工亲属去休息，另外给他们准备热饭和汤水。”

云天常沉着脸吩咐人去了，然后带我去了议事厅。一进门，他就发难道：“少夫人，你让他们进来，万一他们闹起事来就麻烦了……”

“闹事？”我径直坐到主位上，冷冷地抬眼，“原来你怕矿工亲属闹事，所以不准他们进来？你不知道在他们如此愤怒的情况下，安抚他们的情绪才是上策吗？你知道，已经有矿工家属跑到府衙门去了。”

云天常不在意地道：“那有什么？府衙大人自会压下来。

看来云家与官府的交情的确是好，我轻哼道：“没有什么？如果有好事者稍一挑拨，就有可能激起民变！只怕府衙大人也压不下来。”

云天常脸色一变：“没有这么严重吧？”

“没这么严重？”我冷笑，“若是真的，你担得起这个后果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云天常面色一变，答不出来了。